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岁时百问》中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一到,天气变暖,雨水增多,春耕春种也繁忙起来。

这是清明的自然时间。

清明节作为一个节日,它的出现要稍晚一些。据传,清明节始于古代的“墓祭”之礼,而它变成一个纪念祖先的节日则与寒食节有关。寒食节和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一开始,清明节大概只算是寒食节的附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风俗的变化,到宋元时期,清明节渐渐上升到了取代寒食节的地位。

这是清明的历史和社会时间。

从一个预示着春耕春种的节气演化为一个以祭祖扫墓为中心的传统节日,清明的兴味自然也不同了。自此,清明少了份清明明净的活泼,多了些悲伤隽永的低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龙蛇四海归无所,寒食年年忆客心。”这低沉的调子和悲愁的情感,通过一代代诗人的抒情表达,愈发深入人心。

这是清明的文化时间。

我记忆中的清明,也大抵和诗人笔下的这种哀伤有关。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镇上的小学读书,每年的清明节,学校都会组织去扫墓,去的地方

· 杂谈 ·

清明时间

◆ 韩松刚



是一座山脚下的烈士墓地。临行前,班主任总会神色严肃地教育我们,路上不许说话,不准嬉皮笑脸。事实上,

这一路上,也确实没人嬉笑,只是默默走路,偶尔交头接耳几句,也都小心翼翼。很快就到了墓地,墓地不大,仪式很简短,献花、鞠躬、讲话。讲的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大部分时候,天气也是阴沉的,像极了那种心情。

这大概可以看作清明的集体时间。

但小孩子向来是没心没肺的。哪怕是清明这样一个和逝者有关的节日,在我们眼里,也几乎全无悲伤的意思。在我的老家,过清明节似乎也没什么复杂的仪式,通常就是去给逝去的亲人上坟。能记得的,就是每一次,父母都要万般叮嘱,到了坟上不许嬉皮笑脸、胡说八道,那神色,总让我想起我的班主任。而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不管什么节日,总是会有比平时更多的好吃的东西。也因此,在我的记忆中,与其说清明和逝去的亲人相关,不如说和好吃的有关,仿佛年纪越小,这种关系越紧密。随着年龄

的增长,随着吃对一个人不再那么有诱惑力,节日的意味也就变得越发清淡了。特别是离开家乡之后,终日在城市中奔波,对这种节日的兴致更为寡淡,似乎不经意间自己已成了“数典忘祖”之人。

这是清明的个人时间。

清明节的底色是悲伤的,这底色如果追溯起来,可能还是介子推打下的,从他那里,我们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决绝和对现实的间离。这是介子推的清明时间——一种清明的生命时间,由介子推而来的清明节,正是源于中国人对生命和时间的深刻领悟。当然,不独清明节,可能中国所有的传统节日,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对生命的觉悟和对时间的认领——让人记得自己的来路,也通晓未来的去路,更明了现世的意义。

节日不仅是一个仪式,更是一种生命的接力。在这个意义上,清明节也不仅仅是一个节日,而是一种和时间相关的生命哲学,盈亏、聚散、存亡,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一切都在延续,过去应该被铭记。

人生走走停停,节日就像一个个生活的暂停键,给我们每个人充足的时间逗留、感受、思考,让我们在命运的羁绊中,恢复了清明,恢复了活力。

清明时间,时间清明。

· 随笔 ·

母亲和我

◆ 辛继军

母亲常说,我是她的命。其实,她又何尝不是我的魂?

母亲的童年,浸满了苦涩与寒凉。她尚在懵懂孩童时,便永远失去了生母,从此,生命里便缺少了最温暖的母爱滋养,仅存的父爱支撑着她走过那些艰难的岁月。或许正是这份刻在童年里的遗憾与缺失,让她对儿女们的爱显得格外醇厚绵长、深沉厚重。年轻时,她从五寨远嫁宁武,把自己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我们。这份深情,早已融入血脉,让我与母亲成为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

儿时的一件往事,至今仍清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年下了罕见大雪,山路崎岖,冰封大地,年幼的我不慎从陡峭的悬崖边摔下,母亲满是后怕与焦虑,一夜无眠,万幸的是我竟毫发无伤。第二天一早,雪还在下,母亲不顾危险和寒冷,沿着我走过的路线边走边为我祈祷。那雪地里的身影、沙哑的呼唤,藏着母亲对我最朴素深沉的牵挂,这份爱,成为我一生奋斗的力量。

母亲的爱,是点点滴滴的浸润。自己虽已年过五十,但母亲时常检点我要对工作负责任,不可懈怠,要谨记把百姓放在心头,不可漠视群众利益,更不能损害国家利益。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是雷打不动的“必修课”,她听到我的声音才算心安。有时候我工作忙,忘了打过去,她的电

话准会追过来,第一句话就是:“没事吧?妈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那份执着,刻在骨子里,成了我生命中最踏实的回响。

母亲的一生,经历过无数的病痛折磨。她自幼体弱多病,年轻时一只眼睛因高度近视出现视网膜脱落,手术失败后,那只眼睛永远失去了光明。201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脑出血把我们吓得够呛,我和弟弟妹妹连夜把母亲送到北京天坛医院,经过抢救,母亲恢复得很好,我和姐姐、妹妹照料了很长时间,母亲没有留下后遗症。然而那场手术,不仅改变了她的身体状态,更让她对生老病死多了一份从容与淡然,对儿女亲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八十岁那年,我带着她前往北京同仁医院做了白内障手术,重见清晰世界的她,像个孩子似的,一会儿摸摸这儿,一会儿问问那儿,她骨子里的执拗依旧未改,尽显老人的可爱与真实。

可就是这个像孩子一样的母亲,对自己舍不得花钱,不为自己添新物、买零食,省吃俭用,衣物朴素。她每月退休金只有三千多元,对小辈们却格外慷慨,每次见面都会主动递上红包,把自己仅有的收入毫不保留地分给儿孙们。她从来不要别人给她什么,也从来不向我们张口索取。她的人格魅力,就藏在这些细碎的、不起眼的日子里,藏在她的节俭与慷慨里。

母亲在养生这件事上,有许多自

己的“笨办法”。中年时热衷于智能气功,每天从不间断,连大年初一也不例外。到了老年,跟随我从忻州回到宁武后,身边没有练功的朋友,取而代之的是拍打——每天跟着手机里主播的动作做运动,从头到脚,每个部位认真地拍。她说,拍一拍,血脉就通了。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倒也对她的健康起了一些作用。拍打之余,还会尝试刺梨子、黑枣仁之类的补品。她自己不会买,便让我和妻子替她张罗。有时候我们劝她,说用不着买那么多,她却执拗得很,非要用自己的钱买上一些,买了还让我也尝尝。那份倔强里,藏着的是对家人的惦记。

如今,母亲年事已高。每天的电话还在继续,她的声音还是那样熟悉。我知道,无论我多大岁数,在她眼里,永远是那个需要她牵挂的孩子。

而我,也永远是那个离不开母亲牵挂的儿子。



· 趣味 ·

喂金鱼

◆ 张大锁

为哄女儿开心,我从花鸟市场买回6条小金鱼。因为全家人都是头一次养鱼,不知道喂啥好。看着小鱼嘴巴一张一合的样子,我猛然想到,可以试着喂些小米。

小金鱼一点也不挑食,小米一撒,这些小家伙便争先恐后冲上来,比着吞食。太好了,家里小米有的是,既方便,又便宜。我和爱人、女儿约定,每天喂鱼两次,每次一小捏儿。

可能是屋子太热,或者是柜子里不通风,不到半个月,小米竟然生了很多白色小肉虫。我本想让女儿把虫子挑出去再喂鱼,可这丫头懒,直接把带虫子的小米撒入鱼缸。想不到,小金鱼特爱吃虫子,对小米反而不感兴趣。

没过三天,再喂没有虫子的小米,这六条小鱼居然齐刷刷头一摇、尾一摆,不吃了。原来虫子对金鱼而言是山珍海味、小米是粗茶淡饭。无意间,我们提高了小鱼的就餐标准。看来,以后粮食放坏也有用处了。